

MY STORY

一百零九個春天

我的故事

顧嚴幼韻 口述

楊蕾孟 編著 魏平 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每天都是好日子」



「我長壽的秘訣：不鍛煉、不吃補藥、最愛吃肥肉、
不糾結往事、永遠朝前看。」



◎ 一百零九歲高齡的作者在為本書寫前言

前 言

——寫於一百零九歲時

能夠和國內以及世界各地的親朋好友分享我的故事，讓我感到很開心。我也希望年輕人能夠喜歡這本書，他們可以從中了解一百年以前的中國，還有我勇敢地適應新世紀的故事。

雖然我已經離開中國很久很久了，但故鄉一直留在我的心中。我在給女兒蕾孟講述我的故事時，那些往事和愉快的回憶一直陪伴著我。

我的女兒雪蘭經常跟我講上海的近況，那裡的變化真是令我驚歎不已。

我現在已經一百零九歲了，住在紐約享受美好的生活。所以，對我來說，每天都是好日子！

顧嚴幼韻

2014 年 9 月

TO MY READERS

—Written at the age of 105

I am happy with my life. I have been blessed with health and happiness. When people ask me "How are you today?" I always answer "Every day is a good day."

Though most of my older friends have passed on, now I have many younger friends who are so thoughtful and take such good care of me. They support me when I walk (one friend says "my left arm is yours") Shower me with presents and take me to all the best restaurants.

I have wonderful daughters. I have always said I was lucky to have daughters because they have stayed so close to me. I was so sad when Baby died. She was at the heart of our family life, with tennis parties, mahjong and bridge games at her country home and skiing at Vail. Unlike her career minded sisters. She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helping her children's schools and community and her many friends - teaching them Chinese cooking and even to play mahjong. Her passing left a void that has never been filled. As I have often said we must remember that she had a

good life - much too short a life, but a good one. On top of that I have gained an Admirable Son in Oscar, four grandchildren and eleven Great grandchildren and now a new daughter in Argie.

Shirley has always pampered me, hiring cars to take me places and finding new and marvelous places to take me on vacation. These days she takes time from her busy life to keep me company by playing mah-jong with my friends.

Gene has been my faithful companion since Wellington died. She encouraged me to adopt a dog for companionship, visits frequently, and takes me to my doctors. She organizes my big birthday party every year.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write my autobiography. I always look to the future not to the past. But Gene convinced me to do it for the family. And we have had a wonderful two years, remembering and some times arguing as we recorded my life history.

I hope all 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my happy life will enjoy these recollections.

Juliana

2010
New York,
U.S.A

致讀者

——寫於一百零五歲本書英文版出版之際

我對自己的生活很滿意，身體康健，幸福快樂。當人們問我「今天您好嗎」的時候，我總是回答「每天都是好日子」。

儘管老朋友大多都已離世，但是還有許多體貼的年輕朋友悉心照顧我。他們挽著我的手走路（一位朋友說「我的左臂就是您的」），經常給我送禮物，帶我嚐遍頂級美食。

我的女兒都很出色。我總是說生養女兒是我的福氣，因為她們跟我都很親近。茜恩去世的時候我心都碎了。她是我們生活的核心。和職場中銳意進取的姐姐們不同，她經常在別墅中舉辦網球、麻將和橋牌派對，組織大家去韋爾小鎮滑雪。她花費大量時間幫助子女們的學校和社區，教朋友們做中餐，甚至教他們打麻將。她的去世所留下的空白永遠無法填補。就像我經常說的那樣，我們必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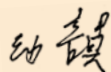
記住，她的一生很成功，雖然過於短暫，但是很成功。尤其是她為我帶來了一個兒子驕千，以及4個外孫和11個重孫。

雪蘭一直悉心照顧我，租車帶我出遊，並且不斷尋找新的度假勝地帶我去度假。雖然她自己非常忙碌，但依然抽時間陪我打麻將。

自從維鈞去世後，蕾孟一直陪著我。她鼓勵我養條狗，也經常來探望我，還帶我去檢查身體。我每年盛大的壽宴也都是她組織的。

我從未想過自己會寫自傳，因為我總是喜歡展望未來，而不是回憶往事。但是蕾孟說服了我，她告訴我這是為了整個家族。我們度過了兩年回憶往事的愉快時光，錄製回憶錄時我們記起了很多事情，有時候還會有些小的爭執。

我希望所有幫助我實現幸福生活的人們都能喜歡這本書。



美國紐約

2010年

目 錄

序曲	001
第一章	
童年（1905—1918）	005
第二章	
求學生涯（1919—1928）	013
第三章	
戀愛和婚姻（1929）	029
第四章	
首次出國旅行（1930—1933）	039
第五章	
回國（1933—1937）	053
第六章	
重返歐洲（1938—1939）	071
第七章	
戰前馬尼拉（1939—1941）	077
第八章	
戰時馬尼拉（1941—1945）	093

第九章	
前往美國（1945—1950）	123
第十章	
我的聯合國生涯（1946—1959）	143
第十一章	
碩果累累的十年（1949—1959）	165
第十二章	
在海牙（1960—1966）	189
第十三章	
紐約的幸福生活（1966—1985）	221
第十四章	
迄今為止，一切安好	275
第十五章	
我的大家庭	303
第十六章	
向前看！	323
致謝	337
附錄	
本書中作者家屬一覽表	340
索引	346



序 曲

對於祖父嚴信厚我並沒有甚麼印象，因為他去世時我還在蹣跚學步。但他是我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他創建了我們的家庭模式，並且創造了家族的財富。以下敘述基於我的姐姐嚴彩韻的研究，以及祖父寫給清末顯赫官商盛宣懷書信集中的自傳性描述。

祖父字筱舫，1839 年出生於浙江省寧波郊外的慈溪^[1]。他早年在寧波一家錢莊當學徒，十七歲時前往上海供職於一家銀樓。^[2]

19 世紀 70 年代後期，祖父經人引薦成為直隸總督李鴻章的幕僚，並很快得到重用，擔任政府要職。1885 年，他被委派管理政府壟斷的長蘆鹽業並被任命為海關稅務司。因為公務，他奔走

「從理論上講，鹽業是政府壟斷的，但事實上中國幅員遼闊，政府無法控制其所有生產、交易和運輸環節。因此，政府僅僅努力控制其商貿，授權一些商界精英將鹽從產地運出，然後對運輸環節徵稅。這些精英公司通常都是家族企業……進行壟斷經營。鹽商積聚了大量財富。」

——《鹽》，馬克·科蘭斯基，企鵝出版社，第 370-371 頁

[1] 後稱費市村，今屬浙江寧波市江北區莊橋街道。

[2] 據謝振聲《嚴信厚先生年譜》記載，嚴信厚 1855 年任信源銀樓「信房」。

於北京、上海、廣東、福建和寧波之間，在各處均置有房產，最終決定定居上海，因為這個大都市有著進行對外貿易得天獨厚的條件。

儘管官職在身，但祖父的主要興趣還是在工商業。後來他成為中國東南部首屈一指的大商人，積累了大量財富，創辦或者參與投資了眾多企業。

1896 年他在寧波創辦了通久源紡織局^[1]，1905 年在上海創辦了同利機器麻袋公司。他還在兩地開設了數家紡紗廠、麵粉廠和榨油廠，是將現代機器引入中國工廠的第一人。

為了方便資金在省際間流通，祖父創辦了連鎖錢莊源豐潤票號，並且得到盛宣懷大力相助，成為當時最大的銀行——中國通商銀行首任總董^[2]。除此之外，他還擁有一家藥廠、一家保險公司、一家位於上海南京路的高檔綢緞莊老九章和一家陶瓷廠。他還在天津開設了物華樓金店，經營金銀珠寶飾品。

祖父生性慷慨，熱心於慈善公益事業，曾捐巨資給政府的重大工程項目，包括助建唐沽鐵路

[1] 據謝振聲《嚴信厚先生年譜》，嚴信厚 1887 年在寧波創辦通久源機器軋花廠，1894 年組建寧波通久源紡織局。

[2] 中國通商銀行是中國第一家銀行，嚴信厚為首任總董。

(1883) 和寧波鐵路。他在費市村外的廣闊農田上建造了一棟佔地頗大的二層樓房，偶爾回去的時候會住在那裡。除此之外樓內還有供奉祖宗牌位的祠堂，以及管家的辦公場所。管家不僅要監督農田的耕種，在收穫季節還負責為嚴氏家族成員分配糧食。那裡還是義塾和芝生痘局的所在地，為村民提供免費教育和水痘疫苗。

在義和團起義（1899—1901）期間，祖父被委任負責軍械的轉運，後來還負責賑濟山西、湖南等省份。

由於擔心華商缺乏組織，祖父於 1901 年在上海成立了上海商業會議公所，並被委任為首任主席，任期三年。後改組為上海商務總會，他又擔任了第一任會長。

祖父熱衷於收集古代大家的書畫，有幾百幅各種尺寸的卷軸。他自己也擅長書畫，尤以畫蘆雁聞名。

我的父親嚴子均是祖父的獨子，生於 1872 年 2 月 19 日，字義彬。為求枝繁葉茂，祖父決定納妾。就在祖母為他在上海迎娶了一個蘇州女子的同時，他自己在天津也娶了一位！為了解決排位問題，祖父宣佈先有子嗣者為大。後來，天津女

子生下兩個女兒，被稱為「大奶奶」。蘇州女子一直沒有子嗣，被稱為「二奶奶」。

去世前不久，祖父得以謁見皇帝，被授予候補道。去世後，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下旨表彰祖父的功績，並下令立碑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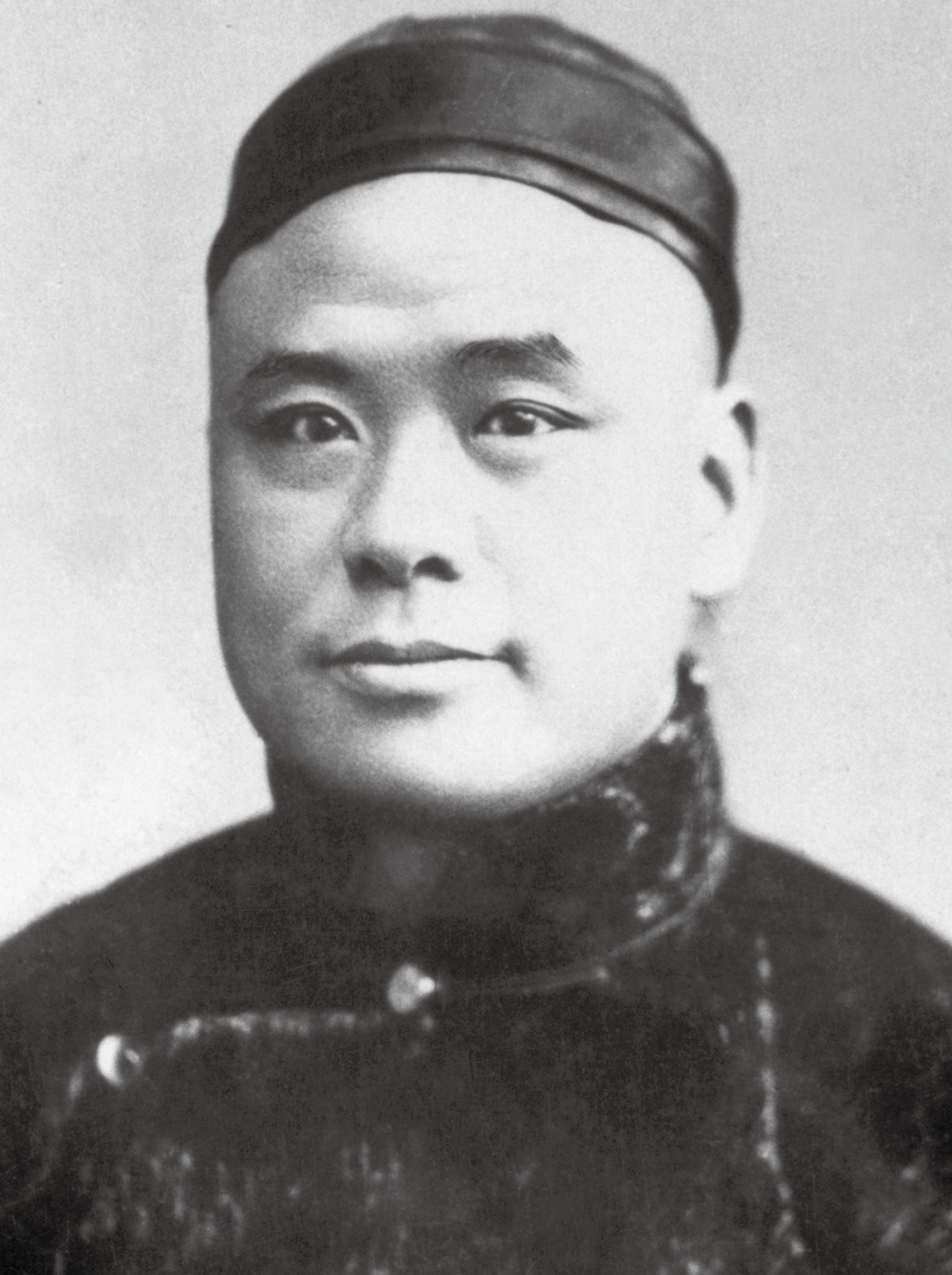
1907 年，祖父去世，享年 69 歲。當時我只有兩歲。

第一章

童年（1905—1918）

我於 1905 年 9 月 27 日出生在天津。之後不久全家遷往上海，姐姐彩韻和蓮韻進入教會學校上海中西女校，後來我也在上海讀了幼稚園。六歲的時候父母帶著我回到天津，而彩韻和蓮韻則留在上海繼續讀書。

在天津，我們家住在老城廂東門里經司胡同鹽號，這座老房子有好幾個庭院，父親的許多產業選在此處辦公，有些員工也住在這裡。和祖父一樣，父親從根本上講也是位商人。他經營著長蘆鹽業，我還依稀記得大家談論鹽的運輸。父親還擔任多個公司的董事，包括輪船招商局、上海自來水廠公司、上海藥房、源通官銀號和中國通商銀行寧波分行等，並在不同時期擔任過其中一些公司的董事會主席。他還被授予清政府農工商部的員外郎一職，但並未積極參政。



父親的財富來之不易。他繼承龐大家業的時候正是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前的動盪歲月，瀰漫在整個中國社會的騷動混亂致使連鎖錢莊倒閉。雪上加霜的是，祖父辭世之後他的手下趁機貪污。父親花了好幾年時間才整頓好混亂的財務狀況，其間幾乎破產。祖父在世的時候父親一直是個「白淨福態」的公子哥兒。為了保住家族財富他瘦了不少，年紀大了之後更是清瘦。剛剛清理完混亂的財務狀況，父親就加倍努力拓展產業。

父親遵照祖父的遺願把部分遺產捐獻給了慈善事業。他將祖父在費市村祖屋的慈善活動發揚光大，為約翰·格蘭特醫生主持的寧波教會醫院捐資頗多，還為天津的天主教堂捐助過土地。

父親生性敦厚慷慨，多才多藝。他擅長篆刻，雖然英語知識有限，但英文書法龍飛鳳舞，極具藝術特色。他還會說好幾種地方方言。

父親很顧家，喜歡孩子陪在身邊，特別是我們女孩子。他經常帶我們出去吃飯、參加活動。按慣例，除夕夜商店要通宵營業，父親就會讓我們坐上馬車，帶我們去買精美的玩具和令人垂涎欲滴的點心。每年夏天他還會帶著全家去青島、莫干山、大連或者北戴河避暑。



我的母親楊氏是父親的第二任妻子。他的第一任妻子張氏去世前留下兩男三女，大哥智多、二哥智珠。三個女兒中有兩個夭折，剩下一個嫁到了北京的金家。我的母親育有六女三男，其中兩個女孩夭折。剩下的是出生於 1902 年的彩韻，1903 年的蓮韻，1905 年的我——幼韻。連續五個女兒之後，盼望已久的兒子智桐終於在 1909 年降生了。接下來是 1911 年出生的華韻，1917 年出生的智實和 1921 年出生的智壽。

母親平和敏感，但不愛社交。她的親密朋友不太多，偶爾會彼此拜訪、打打麻將。她非常喜歡古典小說，枕邊總是放著一本書，方便晚上閱讀。她還熱愛詩歌。

母親喜歡旅行，每年大概出遊兩次。她會帶我們去著名的佛教寺院，比如杭州的靈隱寺，為故去的家人做盛大的法事。父親有時也陪我們去，大家總是很開心。我們住在寺中的客房裡，除了齋飯之外，為了換口味還經常外出吃飯。

我喜歡陪著母親，因為她總會做些有趣的事情。儘管不愛交際，但她對自己的愛好毫不吝惜。有一年在天津的時候她對養蠶產生了興趣。我們家一個庭院中有一個四面玻璃的大會客廳，

偶爾用來正式接待客人。她用了這個地方，在裡面放滿了鋪著一層蠶卵的圓形匾。在溫暖的房間裡，蠶卵孵化成蠶寶寶。出生後的蠶寶寶開始吃桑葉，隨著它們一天天長大，它們的胃口也越來越好，桑葉經常不夠吃，於是僕人不得不飛奔去市場上買。再過一段時間，蠶寶寶開始沿著一米高的像草垛一樣的稻草束結繭，最終破繭變成蠶蛾，飛滿了整個屋子。正常情況下蠶蛾會產卵，開始下一輪的循環，但那時母親失去了興趣，於是放飛了蠶蛾。我覺得整個過程相當噁心，特別是像蟲子一樣的蠶寶寶！

相比之下，母親的另一個愛好我就喜歡多了：養金魚。我還記得黎明時（母親的作息很不規律）被叫醒和她一起去買金魚。我們乘坐馬車前往市場，同行的除了車夫和他的跟班之外，還有我的奶媽。我們整個早晨都在那裡挑選金魚，母親的眼光非常獨到，挑選的金魚有些有著泡泡眼，有些有著美麗的大尾巴，還有些有著罕見的顏色或斑紋。然後讓人把金魚送回家，分門別類放到庭院中的幾個大石缸中，由常年雇用著的專人照顧。冬天的時候，庭院裡綻放的好多盆各種顏色的菊花，也是母親從市場上買來的。她做甚

麼事情都是大手筆！

母親始終喜歡珠寶，尤其是玉，大家都知道她的這一愛好。我記得有幾個女人定期來我們家，珠寶就藏在她們的外衣裡面，繫在腰間。這些珠寶來自其他有錢人家，用來交換其他首飾。這些女人出入很多人家，因此也充當媒人，介紹這家的漂亮女兒或者那家的勤奮兒子。還有一個人負責把大塊玉石切開，然後為我們家人做珠寶飾品。

母親不僅是賢妻良母，也是孝順女兒。外祖母癱瘓在床，去世前在我們家住了好幾年，母親一直竭盡所能使她過得舒適些。



第二章

求學生涯（1919—1928）

在我大約十歲的時候，我們從老城廂東門里經司胡同鹽號的老房子，搬到了一座現代的歐式三層小樓。父親在法租界有很大一片地，他把其中邊上的一塊捐獻給了教會，幫助他們建造了天主教堂。在同一地塊上他還建了六所房子，我們住在其中的第一座，把其他幾所租了出去。

父親在附近還有一塊地，那裡是天津的市中心，他卻建造了一個城中村。他仿照北方建築為員工建造了一些農舍。每個農舍都有院子，住客可以養豬養雞。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房間，磚頭壘成的炕佔據了其中的大部分空間。炕下終日燒著火，為房間供暖。炕還連著外面角落裡的灶台，人們在大鍋裡燉魚，做玉米餅。炕大約 3.6 米長、2.4 米寬，家庭的大部分活動都在炕上進行。妻子坐在溫暖的炕上縫縫補補，孩子在上面玩耍，



家人的衣服被褥也堆在上面，晚上全家人睡在上面。炕的對面是窗子，窗下是男人用的小桌。

1919年，十四歲的我進入天津中西女中學習。在此之前我對學校不甚有興趣，更喜歡和母親在一起，陪她去旅行。李先生在家中教我詩歌和中國古典文學，還有一位老師教我英語和數學。

天津中西女中是所教會學校，有一些外籍老師，因此學生必須有英文名字。學校給我起名「海倫」，但是當時已經有位同學叫「嚴海倫」了，因此我給自己選了個名字「朱莉安娜」。原因記不清了，肯定是我在某本書中見過這個名字。

1923年，我們舉家遷往上海，但我留在了天津中西女中，成為住校生。校規很嚴格，但是週末的時候我可以回家。父親母親經常來天津，因此女僕、廚子、馬車車夫、門房、黃包車夫和其他僕人一個都不少。我經常帶著同學回家，花很多時間買布料、找裁縫。（我的新衣服太多了，同一件衣服幾乎從來不穿第二次！）我還會買些零食帶回學校和朋友們分享。我經常會買幾罐雅各布奶油蘇打餅乾和大塊黃油放在宿舍窗子外面。每隔一天都會有傭人到學校給我送零食和新衣服。

當時我相當熱愛運動。在學校裡打網球、排球，夏天游泳，冬天滑冰。我還經常和朋友騎自行車去著名的西點店起士林。我騎車時甚至可以大撒把！

放假的時候我通常乘坐豪華列車歷經三天三夜回到上海，這趟列車大部分乘客都是外國人。火車沿途停靠很多城市，每到一站我都會從窗子裡探出頭去，從站台上蜂擁而至的小販那裡購買美味佳餚。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在山東某車站買的德州扒雞，以及南京的鹽水鴨和無錫的醬排骨。

和父母一起旅行的時候我們通常會乘坐一艘中國商船，上面的飯菜非常可口——中式法國大餐。但是旅途總不可能一直風平浪靜，直到今天看到鵝肝凍我還會感到有些噁心。我肯定是在某次顛簸的旅途中吃過！

在天津中西女中二年級的時候，雖然我的日程安排得滿滿的，要上課，要參加鋼琴課、合唱團和體育活動，我還是和校外的朋友出去玩。當時天津的社交圈很小，一般是由蔡麗蓮小姐和朱瑪麗小姐牽頭。蔡小姐在法租界有所大房子，中外賓客匯聚一堂，這在當時可算是非常新潮的一件事。週末我會和一些年輕朋友去參加蔡小姐的

晚會，其中就有孔艾瑪以及她剛剛從美國獲得機械工程學位的表哥阿爾法萊特。我們年輕人聚會的地方與蔡小姐招待年長者的區域是分開的。當時的外交總長顧維鈞和英氣十足的張學良都是她的座上賓。他們後來都成了我的朋友，不過當時他們似乎比我們大很多。我們彼此都沒甚麼興趣。

晚會只佔用了我們週末晚上的時間。每個週末阿爾法萊特和艾瑪都會來學校接我，然後一起去吃飯、看電影、游泳、騎馬等。阿爾法萊特有輛跑車，於是教我學開車。那年我過得很開心，因此暑假沒有去上海，而是留在了天津。

那年夏天我經常和阿爾法萊特、艾瑪一起玩，我們開車到處跑，去拜訪住在郊區的朋友。我永遠也忘不了那次開車四五個小時去北京的經歷。大約中午的時候，我們沿著一條顛簸的道路出發了，快到北京的時候車軸斷了，我們困在了空無一人的路上。後來終於有人牽著一頭驢經過，我穿著高跟鞋，因此大家讓我騎在驢背上。努力了很久之後我終於騎上去了，但是那毛驢竭盡全力想把我甩下來。我會騎馬，但是騎一頭沒有馬鞍又不肯合作的驢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



致 謝

我和媽媽在合作回憶錄的過程中一起度過了許多美好時光。我不僅了解到了她早年生活的許多細節、重溫了我們一起度過的時光，而且對她面對生活中起起伏伏的勇氣和樂觀有了更深的了解。

幾年前我們開始撰寫回憶錄的時候犯了個錯誤——先用錄音機錄下來再整理，但是因為太浪費時間而放棄。後來，我對媽媽的不同人生階段進行提問，然後進行笨拙的速記。我們最喜歡躺在媽媽的床上進行採訪，家中的兩隻狗也蜷縮在旁邊。然後我回家把大腦中的所有記憶敲進電腦裡。媽媽不時會記起其他一些細節，我再把它們補充到書稿裡。最終我把書稿讀給媽媽聽，她再進行補充、更正。

媽媽的姐姐嚴彩韻和爸爸的小妹楊立林所撰寫的回憶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資料。這是 1985 年我回中國時請她們

為子孫後代留下的財富。書中關於媽媽祖先以及媽媽早年生活的大部分敘述都來自她們的回憶錄，細節翔實、嚴謹。媽媽的姐姐蓮韻也閱讀了早期書稿並補充了一些生動的敘述。

我們要感謝許多人對本書的幫助。蓮韻姨媽的女兒徐景燦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瀏覽、整理媽媽的大量照片，極大方便了我們選擇本書中的配圖。

俄亥俄州立大學歷史系的朱昌峻博士在整理繁雜的中文名字方面給了我莫大幫助。趙光華提供了媽媽生日派對的精彩照片。胡永寧非常友善，允許我引用了她關於父親胡世澤的傳記。

馬尼拉的林偉瑤提供了「二戰」時期菲律賓的一些信息，給予我們極大幫助。在戰時馬尼拉曾和我們住在同一棟房子的莫偉雄也提供了當時的一些有用信息。

感謝《生活》雜誌的博比·貝克·伯羅斯（Bobbi Baker Burrows）允許我使用卡爾·邁登斯的照片來說明馬尼拉戰時遭受的重創。

感謝我的同事、編輯夏洛特·邁耶森（Charlotte Mayerson），她曾幾次閱讀書稿，並且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希望我們提供更多信息，提升了本書的品質。我的朋友、哈珀出版社編輯部前主任多洛雷斯·西蒙（Dolores Simon）對本書進行了專業編輯。還要感謝埃里克·貝克設計協會（Eric Baker Design Associates）的 Amy Wu，她構

思了本書的設計，並且忍受了我笨拙的電腦技能。

最後，感謝所有撰寫邊欄文字的人們，他們的言語為媽媽的敘述增色不少。這其中也包括媽媽，她保存了所有家人寄來的信件和賀卡。書中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資料。

當然，最深切的感謝要送給媽媽，是她耐心地花費大量時間一遍遍回顧自己的生活，直到書稿最終完成。